



乡情悠悠

# 虎山八记

□金少庚

## 上梨园

深秋季节,少有的艳阳洒落在虎山水库周边的田野里、山坡上、椴林间,有成群的牛羊在山丛间啃草,时而哞哞地叫上几声,给这浓秋乡村增添了几分生灵气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波光粼粼,有鱼儿时而跃出水面,又迅速潜入水内。

沿着弯曲的山间公路行走,农人们正在翻晒被秋雨泡湿的花生,有人在椴子林间采摘成熟的椴子。

在一慢坡转弯处,三五户居住的山坡小村内,几棵大柿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柿子,路边挂一牌子——国家生态自然保护村落:前庄村上梨园自然村。

走进村子,只有几户人家,还有低矮的土坯房子、旧瓦房、老窠门头、老石磨。猫狗在房前屋后转悠,见有人来,却也不惊。

七棵不知历经多少风雨的参天大柿树显现眼前,树下落下的熟柿成堆,树上的大小枝头上挂着一疙瘩又一疙瘩的柿子,柿树周边几间老房外被年久的陈刺林所围掩,黄得发紫的陈刺蛋散挂枝头。几户人家不见一人踪迹,让人不禁有些失落萧条之感。

紧挨着柿树边有一莲塘,叶已黑枯,水亦不清,只有旁边那盘石磨石碾上深深的印迹方显出岁月的沧桑。

村子叫上梨园却没有一棵梨树。老支书杨敬科介绍说,早些年这个村人多地多梨树多,记忆中沿着沟渠路边的大梨树两个娃娃抱树也拉不住手,村里的梨一年四季都有,小孩一咳嗽,喝几口自制的梨糖水就止痰消火了,灵验得很。后来土地分到户,人们嫌梨树遮荫减产,慢慢地就把它们砍完了。至于现在保存下来的这几棵柿树,有一百多年了。

我感慨不已,岁月流转得这么快。老杨又介绍道:村里原先100多人,房子也多,这些年打工的都出去了,几个年老的进敬老院了,村里只有两户6个人了,再等等,恐怕只有这几棵柿树了。说完叹息道:人呀,还真不如一棵树耐盘腾。

## 小河沟

出上梨园到坡上的小河沟村去参观那棵老皂角树。

小河沟也属于前庄村委的一个自然村落。

前庄村位于石柱山脚下,虽是一个小村委,辖区内有多

个自然村,村村有特色,真正彰显出一个传统特色村的古香古味古风古情。

这棵百年以上树龄的老皂角树生长于村边的一条河沟边,半边根枝已裸露外边数年,一人高低石碾粗壮般的树干已有半边是空的,里面能站一小女孩。往上看枝叶沧桑而繁茂,颜色呈暗褐色一样年迈。

已是深秋霜降时分,满树的皂角已所剩无几,树边一座老平房的老奶奶正忙着收拾苞谷,不时地望着我们,友好地笑着。

老树的下边是一条宽宽的河沟,似有溪水流动,一口老井边被细小的野枝围着,站在井边向内张望,井内碧绿的水能映出一摇三晃的人影来。

老麦秸垛、苞谷杆堆在村边,几头老牛悠闲转悠着,寻啃着沟边的青草,几只老鸡子正在草堆里刨找食物。

走出村庄,我的思绪却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的南蛇湾村……

想看到这村庄、这场景,想寻回这记忆,已经很难了。

## 松树林

进入马振扶乡虎山水库,再往南行走便能看见一个又一个小小松树林,在临近虎山水库的周围,这种松散的小松树林抬眼可视。

进入前庄村,我发现在小树林内都有一个或三个的坟头,上面杂乱的草丛掩盖,有些河沟里的水已漫浸到坟跟。

一家人去世后集中埋在一个地块,称之为祖坟。唐河的土葬多有祖坟,有的祖坟已有二三百年的风雨经历,多的有百十个坟头。

前庄村这些零乱的坟头怎么会松散在树林内?

杨敬科说:虎山这地方有山有水,是桐柏山的余脉。人们信山信水信风水,所以人死后家人或遵遗嘱或自找所谓的有山有水的风水宝地作为归宿,以期盼后代子女当官发财。

钱庄村这些年出来有什么像样的人物吗?谁靠风水发了财?

还真没有,我看只有靠党的政策,敢闯敢干、勤劳务实才能做点自己的实事。老杨笑了。

到石柱山脚下,我和友人开始攀登这个几百米的大山,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向上而行。忽想,这台阶,不正是每个人的生人轨迹吗?

## 高水渠

虽是深秋,阳光有些柔弱的样子,行走在虎山水库东边的乡村旅游公路上,却让人感到有些许燥热之感,也许是多日不在乡村步行的原因吧?

山坡上有牛羊在散漫地走动,咀嚼着或枯或青的野草。有农人悠闲地在湖边散走着。

一座高几十米、长百余米的人造水渠天桥跃入眼帘。一头连着村边的耕地,一头连在湖边。

这么高这么长的人工水渠还真没有见过。我感叹道。

建这桥时人山人海,连饭都是生产队在湖边支起几口大锅做的,人们彻明老夜地搬石架梯,仅一个多月时间便把这座水渠修好了。随行的一个老村干部介绍道,水渠修好后又在水库边建起提灌站往上抽水,能浇几千亩地。

现在这渠能用吗?我问道。

他叹了一口气,提灌站已坏多年,机器长时间一放也便不成了,无钱修无钱管,早用不成了。再说这些年水库水位连年下降,仅够供应近处群众的生活用水,就是不坏也抽不成水,何况坏了?

站在虎山水库边,仰脸看着这当年人们创造的奇迹,不由产生了深深的遗憾。

水源减少,难道仅仅是大自然的责任吗?

## 扁形坟

深秋的天空有些阴沉,有乌云从北边压来,似有一场秋雨将至,在秋田中忙活的农人们都在忙着往车上装花生、苞谷、红薯。

从高水渠往南不远的路东边,紧挨着虎山水库西南边的一个荒坡上,一座呈扁长形的坟头在孤独地仰望着阴沉沉的天空,两棵胳膊粗细般的柏树伫立在坟边,任风吹随。

坟墓中是个15岁的女孩,叫张玉琴,正是她当年的6句打油诗制造了轰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此刻站在她的坟墓前,仍能感觉到1974年的硝烟。

也不知道哪一年,人们用水泥把这个坟墓砌了起来,成形后发现竟然有些扁形的样子。

也许是砌坟之人有意为之,或者是想让人们记住这一段扭曲的历史和扭曲的人和事?

有雨飘下,有风吹起,虎山

水库边,我依稀看到了张玉琴当年那纵身一跃时的身影。

## 九龙湖

路边树叶发黄的时候,虎山下边的九龙湖也有些冷清了,少了夏日和初秋时的喧闹。

绕湖高低不平的山坡上野草开始泛黄,弯曲不直的松树上的松子开始掉落,松林间一片空空荡荡,让人不由得多了些失落的叹息。

恍惚似记得这个地方叫作虎山水库,言传早些年有虎伏卧于丛林,后又出没于大尖山,夜间曾有人听到虎啸声鸣……后来为何又改为九龙湖?不得而知,但总觉得有些别扭……

似又想起,酷暑难耐之时,干旱来袭月余,这湖面快要露出湖床?后一场大雨,湖平如镜,有人却跃入湖内游泳,沉入湖底,浮上时却已声息俱无……年年似有此类之悲剧……

此刻正是深秋,九龙湖对岸的一棵柿树挂满了熟透了的柿子,有鸟儿喳喳地啄咬着,林间,湖面,山坡,还有那隐约可见的牛羊,村庄,炊烟相映在一起,显出一种和谐宁静的乡村之美。

我之思绪,却又回到了那个记忆中有条河流,有丛林,有老桥的南蛇湾村……

一种深深的乡愁秋思在田野里弥漫开来……

## 前庄村

当深秋的阳光懒懒地从石柱山东边探出头来,又一次地俯视西山脚下的前庄村时,淡淡的薄雾开始悄无声息地撤退。田野山坡上有农人或站或行,有零散的牛羊在悠闲地啃着荒芜的秋草,偶尔有鸡叫声传出,炊烟也慢慢地升了起来。

从山下流淌下来的溪水无声而去,溪两旁丛林杂木缠绕,一丛又一丛的野芭茅叶子已成淡白色,一条小蛇从石缝中钻出,顺水而去。这个早晨,虽有些凉意,却又让人感到世外桃源的美意。不知怎的,远离了城市街道上的纷争喧嚣,心却有些空落落的。

村边的沟岸边,大小不一的青石板间有水流穿行,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在捶洗衣服,沟内数只鹅鸭悠闲游走,在觅食鱼虫。岸上的草丛中偶有些虫子的吱叫,但旋即无声无息。

高低不平的山坡在阳光的普照下,有热气开始慢慢地升腾。受长期秋雨的浸泡,地内

有些淤痕,到犁地种麦的天气了,还有些下不去犁,但农人们似并不着急。

太阳出来了,很快就能播种了。

村边的一块石盘上,两个老人正在对弈一盘象棋,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显示出了流金般的岁月的痕迹。

## 石柱山

夕阳快落山的时候,位于马振扶乡前庄村边的石柱山显得有些深沉和无语。葱郁的树木依然伫立在山坡之上,任日落日出、风雪雨露。山坡间那些野枝杂草兀自地冬枯春生,夏旺秋暮。历经多少年代了?没人知道。

至于山顶上那两块大石,我想那应该是天地造化之物也,决不是所谓的镇怪之物、锁蛟之石,所有这些,应该是人们心中一种惩恶扬善的心理慰藉罢了。而近年来有自谓之文人把山中散落的石块设想幻化为《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如此牵强附会只有落下笑柄。

此刻,淡红的夕阳已落入无边的天际,站在石柱山下的前庄村农户院中,感到了秋末冬临的凉意,山林也开始变得暗黑起来,有隐隐而无边沉闷的山风在鼓动而至,又倏然而去,复而又来,如此反反复复,让人感到了这个大山的神秘威严,肃然之心顿涌心胸。

我在想,我也相信,亿万年前或千万年前,这里或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的变异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巨变,海水隐去,山峰凸起,又历经千万年,这里在阳光的润育下,有了耕地、林木、野兽、人类……

我又想,我还相信,若千万年、百万年后,这石柱大山是否还会成万米海洋呢?也许会,也许不会。

而每个人,只不过是茫茫大地中的一粒尘埃罢了,或者,犹如此刻在丛林中鸣叫的那只虫子。至少我知道,一棵树只要正常生长,人是活不过它的,君不见,随处可见的古树、老树都是几百年树龄,而人呢?

此刻,有弯月朦胧地从石柱山的树梢上显现,有雾气弥漫起来,这个大山,更是在昏月的笼罩下,散发出只有它自己知道的神秘未知气息。

我困了,有睡意袭来。⑦④

(作者单位:唐河县委宣传部)



九龙湖风光